

黄钰钊 主编

客从何来



广东经济出版社

客从何来

PDG

99
K281.1-53
2
2

客从何来

黄钰钊 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



3 0013 1829 8

责任编辑:杨 戈
封面设计:熊启雄 黄钰钊
责任技编:吴 涛

客 从 何 来

黄钰钊 主编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5楼)
经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	梅州市新华印刷厂(厂址:梅州市江南团结路8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54千字
版次	1998年9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9月第1次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80632-327-9/C·6
定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客从何来》编委会

主 编:黄钰钊

副主编:严 峻 丘菊贤

编 委:黄火兴 谢永昌 刘嘉伦

陈 晓 廖练迪 刘森水

陈美豪 谢 翊 黄 河

※ ※ ※ ※ ※ ※ ※ ※ ※ ※ ※ ※ ※ ※ ※ ※

封面题字:郭 劭

封面篆刻:廖晓鹏

封面制作:刘振华

何万真

这是一部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八十多篇文章，洋洋洒洒，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论述了客家的来龙去脉。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客家问题的认识。

1997年12月中旬，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福建闽西客家联谊会和江西赣南中华客家研究会在梅州市联合主办了“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学术研讨会。此举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来自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四川、云南、辽宁等11个省、自治区和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昌、西安、南宁、郑州、桂林、长沙、洛阳、深圳、韶关、汕头等14个大中城市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124人出席，其中：教授25人（含博士生导师2人）、副教授36人。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客家研究史上实属罕见。此次研讨会，不但有许多知名专家、教授参加，而且有一批非客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与，可以看出客家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这是可喜的现象。研讨会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客”从何来、何时为“客”这个百年争论的问题，取得了初步的共识。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客家根在中原，是迁入闽粤赣三角地区的中原汉人，融合原居地的百越族后裔（畲、瑶等族）形成的一支民系，其主体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对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尚有多种见解，但多数学者认为形成于宋代或宋末元初，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形成于明代中期。

二是促进了团结。比较一致认为，闽粤赣边区是客家“大本

营”，赣南、闽西、粤东北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过程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学术气氛浓，对今后深入开展客家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力。抓住了“渊源、界定”这个课题，展开学术争鸣，各行已见。今后继续把这个课题深入研究下去，对于民俗、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进行研究将会更有成效。

四是进一步认识到客家研究任重而道远。当前必须很好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思想要与时代共进，敏锐地把握大好时机。客家学者，特别是身居“大本营”的学者，要有责任感和时代感，把开创客家学研究新局面的重担担当起来。2、客家学的研究，要从民族学、史学和社会人文学科的角度，把客家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研究清楚。3、客家研究要继续深入，不断提高新水平。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如泛客家现象；轻易否定前人研究成果；极力贬低谱牒作用等等。

客家，是我国汉族八大民系中一支源远流长、分布面广、影响深远、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的民系。她在当代和未来的世纪中，将与全国各民族、民系一起为祖国经济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客家研究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承前启后，团结协作。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客家研究要紧跟时代的步伐，立足于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研究要有广度和深度，尤其要注意深度。应着重加强对经济、文化发展的探索。希望海内外有识之士，能热心于客家研究，出智慧，出力量，为构建科学的、完整的客家学作出贡献！

◎本序作者：梅州市政协主席、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常务
副理事长

目 录

序.....	何万真(1)
试论“客家”.....	曾祥委(1)
试释客家族性蕴涵的内在层次	谢万陆(12)
客家界定若干问题探析	黄增章(23)
客家来源与形成	李 默(30)
客家渊源浅论	万芳珍(37)
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是中原南迁汉人	
..... 黄火兴 黄钰钊 陈美豪(46)	
客家渊源疏证	王大良(53)
对客家源流研究的重新审视	黎章春(62)
关于客家源流的再认识	许怀林(68)
关于客家及其相关概念的思考	林晓平(72)
“客家”:从他称到自称.....	刘镇发(77)
秦戍卒守五岭与客家渊源的剖析	叶 扬(85)
关于客家渊源与界定的浅见	刘天一(94)
从民族学角度谈客家源流的几个问题.....	杨鹤书(103)
“客家”浅议.....	洪征嗣(111)
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族群、文化、认同.....	黄向春(118)
客家渊源诸题.....	吴炳奎(124)
客家渊源散论.....	丘菊贤 刘南彪(130)
试谈客家渊源.....	程志远(138)

提高理性认识,增强客家大本营的凝聚力	李逢蕊(143)
赣南、闽西、粤东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	
历史地位和作用	黄马金(148)
试论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	
..... 黄火兴 黄钰钊 陈美豪(158)	
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及其族群主体	侯国隆(167)
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是中原南迁汉人的历史见证	
..... 胡大新(172)	
客家民系形成探源	萧彪 张长水(178)
也谈客家名称的由来及其民系的形成	廖金龙(186)
客家民系形成之我见	古进(193)
“客家”的界定与宋元以来客家迁移	葛文清(199)
粤赣闽边是孕育“客家”群体的摇篮	杨豪(206)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移与客家民系形成的关系	萧学法(212)
也谈客家人之根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毛晓阳(218)
两晋时期客家先民南迁考	洪寒松(224)
唐宋以来赣南人口源流发展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谢庐明(230)
客家与移民	
——与《客家源流探奥》的逻辑推理方法进行讨论	
..... 曾汉祥(239)	
客家民系形成的六个时期	王捷步(245)
浅谈客家人和畲瑶的关系	文衍源(249)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及其有关的若干西晋史迹	徐金星(256)
客家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吴永章(261)
论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	罗勇(273)
客家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李隆秀 李世文(284)

客家传统文化逐渐融入大中华文化之中·····	饶任坤(288)
古代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崔 灿(294)
客家文化对畲瑶土著文化的吸收与同化刍议·····	曹春荣(301)
梅州客家文化的形成初探·····	赖雨桐(306)
深圳客家外迁与海洋文化·····	答 旦(313)
客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	张兴汉(320)
客家民性与魏晋天放时代	
——客家文化新论之三·····	谭元亨(326)
试论客家文学·····	罗可群(333)
客家姓氏堂号祠联堂联文化内涵初步考察·····	杨耀林(340)
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	李如龙(347)
客家方言为何以梅县话为代表? ·····	谢永昌(358)
试比较梅县方言与临川方言的异同·····	范茂芝 陈志平(372)
客家方言是界定客家人的首要标准·····	杨宗铮(379)
客家话前瞻·····	谢栋元(383)
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	
——再论客家形成于南宋时期·····	谢重光(392)
西南官话在赣南的分布及其形成·····	韩振飞(398)
浅论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的历史关系·····	庄初升(404)
客家方言所沿用的古汉语词例释·····	吴金夫(410)
客家谚语:客家人根在中原的见证 ·····	马卡丹(417)
宁都客家方言初探·····	邓文钦(422)
随谈客话 ·····	江道镠(429)
四川客家人历史初探·····	张明兴 江映红(433)
湖南客家概述·····	许志强(442)
客家人在四川·····	冯树盛(448)

兴宁客家人的根在哪里	王淦文(454)
五华客家源流及其居民族属演变	廖炳贤 黄振耀(462)
明清赣西北棚民与客家关系	
——以修水县为重点分析	宋德剑(467)
客家民系的历史渊源及客家精神简释	刘惠生(475)
从宁都姓氏迁徙、人口资料看客家民系构成及其特征	
.....	邱常松(481)
武平客家来自何地何时	林富保(489)
客家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共生与认同	吴美兰(492)
浅谈客家人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	黄建大(500)
论客家民系近现代在中国汉民族中的地位	凌双匡(505)
客家民系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与作用	罗英祥(512)
文天祥与粤东客家的情结	
——兼议赵佗的历史作用	吴小芳(518)
客家人成功的七大价值观	张开龙(523)
21 世纪粤东客家地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曹云华(529)
闽西客台经贸历史渊源和未来拓展	马先富(535)
客家地区二次葬成因质疑	张维耿(545)
关于客家与客家围楼民居研究的思考	万幼南(549)
客家源流研究的回顾	胡希张(559)
浅议“客研”之要旨	童正家(569)

注:封面构图说明:前景闽、粤、赣客家民居,背景是黄河,体现客家来自黄河边。

试论“客家”

曾祥委

一、何谓“客”？

从移民史的角度看，“客”有两个对应的意义：1.对“主”而言，土著为主，外来为客；2.对“先到”而言，“先到”为主，“后到”为客。这两层意义互相区别，有时又联系在一起。

一般认为，在闽、粤、赣三边客地，原来居住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是土著，而北方移民是客；但同时，移民也可因先后到达形成主客关系，后到者即为客，实际上汉族迁移史上从未在主客关系上包括少数民族，因而客家学上的“主”“客”多指后者而言。

除了先到后到，还附着土地的占有与否关系：主占其地，客佃耕其田，由此产生了“主户”、“客户”。《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又《食货论》：“人逃役者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

“客”指先到后到，这就有了相对性，初不定指某一人群，作为一种身份，只以特定的时空为准。就具体族姓而言，今日初来是为客，寄寓久之则为主；久居此地是为主，迁徙他乡又为客。今日之客，不妨为明日之主；今日之主，亦不妨为明日之客。

由于先到后到，又产生了“新客”、“老客”。例如南雄，有“老客”，族谱记载由北方迁入已四十代；亦有“新客”，为明清间由福建、粤东来者，传十余至二十代。两者语言相差甚远，不能沟通。这可算是“客”的差别罢！

二、何谓“客家”？

以往有关客家界说，诤见可谓多矣，但综合各家观点，仍有如下共同之处：1. 以客方言为母语；2. 强调祖先来自中原；3. 以正统中原文化继承者自居；4. 有迥别于周边族群的风俗习惯；5. 以闽、粤、赣三边地区为主要居住地，而逐渐向外扩张；6. 明确的族群认同意识。

实际上，以上六方面的特征是以今日客家的共时状态作出的描述。用以解释客家形成史的许多问题则远远不够。因而有必要从动态过程重新观察“客家”。

三、方言研究的成果：客、赣方言源于南朝粤语

客家学研究的早期成果表明：客家先民的迁徙始自中原、次于江淮，然后经过长江水系进入闽、粤、赣三省边区，形成客家族群。当代方言研究的成果证明，这个迁徙历程实有其事。

首先是客、赣方言的研究成果。人们在研究客家时，首先发现客方言与中原古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少人指出客方言与《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北方中古语言最为相合。随后罗常培先生发表了《临川音系》，指出客、赣同源说，引起学界对客赣方言关系的高度重视。有人还提出，客、赣方言应同属一大区。对于这个问题，李如龙先生 1987 年至 1990 年间主持了一项中型的面上调查，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七省和香港地区的 34 个点上展开，结果表明：

1. 客赣方言在语音上的共同特点有 14 点之多，“这种共时的大面积的一致关系是客、赣方言深刻的历史联系的反映；同时，与客、赣方言地域上大片相连的现状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两者的差异也有 17 条之多，“虽然有些差异不是有与无、此与彼的对立而是多与少的区别，但整体上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

2. 词汇方面，选取的 1120 条语词，多数方言点说法一致的 150 条，占 12%，“这些说法又都是些和共同语差别大、富于方言特色

的,可见客、赣方言在演变过程中有过很深的联系。”但同时,两个方言有明显差异的词目有 478 条,约占总数 40%,说明词汇方面的一致性较之语音要差一些。“可见,尽管客、赣两方面是有紧密关系的姐妹语言,但在汉语方言中,把它们分成两个大区还是较合适的。”

李先生的研究基本解决了客、赣方言的关系及分区问题,他虽然着眼于差别提出两者分为两大区“是合适的”,同时也指出了两者有“深刻的历史联系”,为客家迁徙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

另外一个重要的成果是鲁国尧先生作出的。他在《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中比较了客方言的梅县话、华阳凉水井话、赣方言的临川话、南昌话和江淮方言、东支通泰方言的南通、泰州话,指出它们在语音上的重大相同之处:“都有两个人声调,而且阳入调高于阴入调值(南昌除外)”,并指出“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在这三个方言里逢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他的研究表明:“客、赣、通泰方言的一致是反映了同源关系”——它们都起源“南朝通语”。

他指出“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由于战乱,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江淮,“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客方言是唐末黄巢之乱导致客家先民南迁“进入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原有的古老的物质”和语言本身“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的产物。

以上方言研究的成果,引证了前人有关客家先民迁徙历程的研究成果,说明客方言群脱胎于南朝通语群;江淮地区在客家先民的迁徙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是客家先民南迁的极关键的时期。

四、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

上文指出,客、赣方言群都是南朝通语群唐末五代南迁的产物。这一时期,除了江西外,福建、广东的人口都大大增加,特别是福建,唐末人口仅七八万户,至宋统一福建前后,已有467815户,净增五倍。^①几乎是当时广东人口的三倍。

战争,是移民的最大动因,自黄巢战乱,朱温篡国,继以五代军阀混战,江淮残破,人民为求活命而大批逃亡。

大批移民南迁,其进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经过整合形成了客方言群。

必须指出,唐末、五代南迁移民的主体未必是进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进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也不尽是“南朝通语”群。首先,赣方言广大地区的居民,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北方移民;其次,福建的闽北、闽中地区及粤中地区也有大量移民进入。今日广东三大民系中,潮汕和广府两大民系也有数量相当大的族姓来自北方。进入闽、粤、赣三边山地的移民,只因机缘凑合,才得以形成客方言群。这些机缘是:1.原住民人口不占优势;2.远离经济文化中心;3.封闭的环境;4.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客方言群的整合就在这些机缘凑合中完成——上文已指出,进入三边地区的移民未必都属“南朝通语”群。因为就江淮地区来说,本身原属吴方言区,“南朝通语”是北方通语切入吴方言区的结果,南迁之时,当然也可能会有吴方言群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此外,由江淮地区溯江而上,经鄱阳湖到赣南,越庾岭下珠江水系,是唐代岭南沟通中原的主要交通干线,其他方言区的人民也可能沿这干线南迁,进入三边地区。于是,当移民到达之际,就开始了语言的整合。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工具。于是,当时充当官方语言的“南朝通语”就这样被“遴选”出来,采用下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地原住民在人口数量方面占优势,移民只能被融化,这样的事就绝对不可能发

生。事实上是：今日畬族多数失掉了自己的语言，改说客家话，少数仍保留自己的语言，但对外交际使用客家话；而瑶族中，也有不少使用客家话作为交际工具。还要指出的是，“南朝通语”作为客地“通语”，不必以原来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为条件，只要各方言群的人口数量在混居中达到大体均衡，都不能占据优势，就可以实现语言的整合——因为，统治者的语言，同时也是统治语言。

语言的整合，除了在人群内部选择一种“通语”作为共同的交际语言外，很自然地也要吸收人群中原有各种语言中为大家认可和使用的成份，包括畬语的成份。今日客方言中的一些畬语成份就是这样来的。整合的结果，一面使南朝通语的许多古老成份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又因吸收了新成份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加上语言使用过程的一些自然嬗递，从而形成了一种富于地方特色的新语言——客方言，同时也就形成了新语言人群——客方言群。

五、客家形成于粤东、粤北，主要来源是闽西

说“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相当笼统。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南宋末期以前粤北、赣南已使用客方言。相反，这一地区处于交通要道，人口一直不甚稳定，不太具备语言整合所需要的环境封闭和人口稳定性两大要素。而粤东地区宋元之交也曾有过很大的人口耗减。相比之下，闽西作为客方言群至少是核心群的孕育地，条件更为具备。下面我们看看这几个地区的具体情况：

粤东片，南宋以前地旷人稀。温仲和《嘉应州志》：“……南宋王象之图经有云：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然由其说可以知南宋之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太平寰宇记》：“梅州户主 1201，客 367；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 5824，客 6548，则是宋初至元丰，不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由上面记载，可知宋初以后，梅州人口一度增长。但到了宋元

之交,梅州经历兵乱,人口耗减甚巨:

《嘉应州志》卷32载:“元世祖时,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相传梅民从者甚众……,兵败,地为之墟。”

由于这个缘故,梅州人户到元末统计时仅2478户。待到明初,《乾隆嘉应志》卷三载:“明洪武二十四年,人户1786户,人口6989口。”几乎回到北宋初期的状态。又如兴宁,据1992年县志载,元末时仅剩1697户。可见“地为之墟”乃不争之事实。

因为这个缘故,自元末到明中叶,汀、赣地区(主要是汀州)大批向粤东移民,填补空白。今日粤东客家族姓多数是这一时期由闽西迁入的,由《客家姓氏渊源》一、二集所载族谱统计,约占70%~80%。

其次说到赣南、粤北,这两个地方经历宋元之惨劫,情况较粤东更为严重。文天祥及其领导下的抗元势力,在这一带与元军反复争战,时间长达7年,居民走避一空,南雄珠玑巷以下交通道两侧,几乎成为无人区。目前已查明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有141姓族谱记载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时间大多在咸淳末。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高峰期移民日以万计^②。不独南雄,当时的整个粤北都如此。例如英德,《广东通志》卷93引《英德县志》说:“明初地无居人,至成化年间,居民皆自闽之上杭来立籍,间有江右入籍者,习尚一本,故乡与粤俗差异”。现在粤北地区各县只有极少部分是南宋以前的“老客”,其语言与后来“新客”有极大差别,不能交谈,人口十之七八是明初至明中叶由闽西迁入的,另有一部分是明末以后由粤东迁入的。由此也可见宋末人口减耗之大。值得指出的是,宋末赣南粤北向粤中的大规模移民并未在粤中地区留下客方言群,而且移民后裔的风俗习惯与客家人绝不相同,一直至清末民初,甚至不相通婚。即此一端,就足以令人怀疑南宋以前赣南、粤北是“客家地区”的提法。

关于赣南,罗勇先生有《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

赣》^②一文，引列如下：

“……明前期以往，赣南居民的迁入是零散的，其居住地也是分散的，就整个区域而言，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居民结构也相对的单纯。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闽、粤客民成群成批地倒迁入赣，他们自成村落，散布于整个赣南地区，并迅速改变着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据他估算“现今赣、闽、粤入迁客民后裔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是：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 70～90%；赣县、兴国、于都、会昌、瑞金、宁都、石城等县约占 50～70%。

由之可知宋元战乱之后，这一带的人口耗减情况，其“地广人稀”达到何种程度！

宋元之交的战祸，使粤东、粤北、赣南人口大量耗减，同时也就为蛰伏于闽西山区，受害较轻，经过多年生息繁衍，已经面临人多地少，急需向外发展的“客方言群”腾出了移民空间。根据有关史料，汀州地区在两宋人口急剧膨胀，到南宋宝祐年间已达 223432 户。入元以后，事变扰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到处流亡。当这些人走出闽西，在粤东、粤北新地开始创业之时，“客家”开始形成！

必须指出，“客方言群”在闽西并不叫“客”，“客家”这个称呼是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规模移民时取得的。此时他们才是“客”，也只有这种情况下“客家”对于他们才适用，这个称呼才可能为称呼者和被称呼者共同认可。迄今所知，“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阮元《广东通志》卷 93 引《长宁县志》：“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长宁即今新丰，建县于明隆庆三年（1569）。由该则材料可知此时：1、客、赣方言已有明显分别，即客、赣方言的分化已经完成；2、客家的名称已出现；3、客家即来自闽西的客方言群移民。

应当说，这不会是“客家”出现的最早时间。元代有严格的里